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十五回 司馬良招親三義莊 洪炳南闖家慶團圓

上文書說到：王爺來到三義莊，在酒樓用飯，聽王二說出二老思兄之意，告訴他左臂神刀洪炳南之子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就在這裡，王二撒腿就跑，來到家裡稟報兩家員外爺。兩員外立時來到望友樓，進樓，鄭天雄眼含淚問道：「玉耳賢姪在哪裡呀？」小英雄搶步上前：「您大概是二叔父吧？小姪玉耳參見。」鄭天雄淚灑胸前，抱住玉耳：「想死叔父，你天倫何在？」

「很快就來，叔父莫急。這位是三叔父吧？姪男叩頭。」「孩子，我是你三叔高林，起來起來。哪陣香風把姪吹到，總算蒼天見憐，償我們弟兄的宿願，但願得你父母早日到來，咱們也好團聚呀。」玉耳落淚如雨下，說：「二位叔父，姪兒的娘親已不在人世了。」老哥倆也難受呀，就把當年去接，如何驚聞噩耗之事都說了。又問：「賢姪，這幾位是誰呀？」「叔父，都是父親的好友，此處不便介紹，願借二位叔父的高軒暫住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「孩子，什麼是叔父的家，就是你自己的家，請老幼賓朋到寒舍一談。」說著，就邀眾位家去。

一直來到客廳，坐畢，玉耳拉鄭、高二位到王爺的身邊，說：「叔父，我給您二位介紹一下，這位是當今萬歲康熙老佛爺的四皇子雍親王爺。」鄭、高二老慌忙叩頭，「死罪死罪，在王爺駕前請死，慢待王爺大不敬，請王爺寬宥才是。」王爺扶起二位道：「本爵私行至江南，不要聲張出去。你們二位交友，血心熱膽，義氣千秋，正是本爵要結交的益友良朋，何罪之有？快起來，再給您二位介紹兩位，這位是山東聖手崑崙鎮東侯侯廷侯振遠。」「大名鼎鼎的前輩侯老俠客，我二人武林末學，該以晚輩之禮拜見。」說著就要行大禮。老俠攔住道：「聽洪老英雄提到二位的為人，急於相見，老弟老兄，何分彼此呢？過譽過譽，不敢當。」王爺又把海川叫過來：「二位，這位是武林中的新人物，直隸董海川。」「啊，莫非是杭州播掌打法禪僧，靈隱寺獻絕藝，北高峰賀號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俠客嗎？」王爺點頭：「正是。」

「哎呀，我弟兄幾世修行的，怎麼一時之間王爺、雙俠蒞臨敝宅，做夢也想不到哇。」玉耳又把四小介紹給二老。

大家落座喝茶，才把所有每個人的事情，詳細說清。這時候酒宴已齊，才謙讓歸座。鄭奎給王爺滿斟一杯：「山肴野味，不成敬意，爺請多包涵吧。」

由於鄭奎至誠相讓，王爺也不客氣：「鄭老英雄，本爵也是自家人，最好別客氣。」大家開懷暢飲。海川跟王爺商量：「玉耳已然到家，將來炳南公一到，樂享天倫，咱們可是王命在身，限期不多，還是告辭走吧。」王爺點頭答應：「鄭老英雄，我們的事情也很急，不如趁此機會告辭吧。」鄭奎、高林苦苦相留，真是盛情難卻。商妥明天一早就走。

吃完晚飯，王爺有些累啦，再說明天還要趕路哪，便道：「二位莊主，本爵今天走累了，給我們找地方休息吧。」王爺放心，早收拾好了。」命令家人掌起燈光，鄭高二位陪著，來到西跨院兒，院裡盛栽松竹，十分幽靜。

來到北房，借燈光一看，靠牆的書格子置放二十三史，各種書籍俱全。王爺他們坐下。王爺很疼愛這幾個孩子，問：「高老英雄，您給他們也安排住處，叫他們早早休息吧。」高林站起來：「賢姪們隨我來。」高遠甫帶著他們五個來到東跨院北房。然後說道：「你們就在這屋裡休息，我可能奉陪你們啦，如果你們解手，還出剛才進來的角門，往北奔內宅有個夾道，走到東邊有月亮門兒，一直往東南角兒，就見到廁所啦。玉耳好生陪著哥哥們休息。」

玉耳答應著。他們五個性情相投，又兼聚少離多，真是難以分開，商量著怎樣才永遠不分離。此時已交二鼓。司馬良站起來，道：「咱們可該睡覺啦，我先去方便方便，回來再睡。」九齡站起來道：「我也去。」玉耳、小香、小翠也都站起來：「我們也去。」

五個小英雄出角門，順夾道往北進了月亮門兒，北邊是東西下一段花牆，再往北是個大花園兒，眼前這個院落好像是堆料的地方，有好幾堆新磚，還有一堆堆的圓木方木。五個人仔細看著道兒，等來到東南角看見廁所，發現東面是南北的大牆，廁所北面是個衝東的大車門，不過已經上鎖。這個院是司馬良他們住的跨院後邊的第三層院。到了廁所門口，猛然間聽上面「嗖」的一下，從東門上邊出現了一個夜行人。不但司馬良發現了，九齡他們四個也發現啦，就勢五個人全蹲下身來，屏住氣息仔細觀看。這個人煞白的一張臉，年紀在二十八九歲，一身雲串通口夜行衣，絹帕纏頭，背插單刀，絨繩勒住十字絆，兜襠滾褲，腳底下抓地虎靴子。他飄身下來，鹿伏鶴行可就往北啦。司馬良准知道不是好人，不過他大一點，明白事故多一些兒，像鄭天雄、高元甫也是武林人物，在此居住多年，成名的人物要讓一面，貓狗小賊他不敢來。這是哪路賊呀？看他走向北邊，那面是個花園，已經是鄭家的內宅。賊人去可以，我行嗎？身為少俠客去人家內宅？瓜田不納履，李下不整冠，朋友門前如王府哇。想到這兒，自己不敢追啦。後來又一想：焉有見賊不管之理，豈能退縮不前！司馬良從後邊就跟上啦，這賊人越牆而過。綠林裡邊有規矩，逢門不亂入，看來他是個內行。司馬良也飛身跨上牆頭，單胳膊一掛往裡看，啊，真是個大花園，既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又栽八節長春之草，君子竹、大夫鬆，牡丹等等，桃紅李白芬芳，綠柳青蘿搖曳，紅紫芳菲，爭奇鬥豔。這賊人分花拂柳，一直往北，司馬良那顧許多，飄身而下也跟上了。

繞過幾座假山，穿過涼亭，花團錦簇之中有一座兩層小樓兒，畫閣雕樑，鬥拱重簷，十分講究。當中欄杆，兩邊扶手明樓梯，樓上五間，燈火輝煌，有姑娘說笑聲音。樓下的五間沒燈亮，周圍是綠樹成蔭。樓前是個草坪，碧草如茵，草坪的邊上有五個大魚缸，木架架著。當司馬良看情況的時候，這個賊早就蹬著扶手上樓啦。司馬良伸手輕輕地拿出鏈子錘，躡足潛蹤，來到樓下，看窗戶上被燈光一照，人影搖搖，都是年輕婦女的样子。再看這賊人，用左手指甲把窗紙割了一個月牙口兒。賊人手扶窗台兒，貓腰往裡觀看。

這樓裡住一位千金小姐，就是鄭天雄老英雄的獨生女兒，名叫玉蘭，今年十八歲，老人愛如掌上明珠。在姑娘小時候，請了一位七十多歲的老秀才，可說是飽學鴻儒，教姑娘讀書，念了十年，真是才儲八斗，學富五車。長得是沉魚落雁，閉月羞花。高元甫無兒無女，這姑娘受到四位老人的愛護。姑娘每晚晚上都要帶著幾個侍女，做些女工針黹，在燈下刺繡。

司馬良看得真切，腳尖兒點地，一鶴沖天，輕身飛起，剛往拉桿上一落，雙手一悠鏈子錘，「嘩楞」，掛著風聲，照著賊人的後腦就要砸。當司馬良往下砸的時候，他又猶豫啦，打死他沒活口哇，最好把他擒住。這一來錘下去就慢啦。賊人往旁一閃，雙錘砸在窗台上。「叭噠」，可把屋裡的姑娘們給嚇壞啦。司馬良隨著又從欄杆上下來，照賊人跨骨上「膨」一下正踹上，賊人就勢一溜滾，鯉魚打挺站起身形，「噌」的一下往樓下蹦。司馬良飛身下來，高聲喊：「好賊人哪裡走？」一抖雙錘伏腰就追上去了。前邊是假山石，賊人剛要繞，猛從假山根下花叢之中，「嗖」的一下躡出一人，正是夏九齡。冷不防「枯樹盤根」，鏈子槊就到啦，正纏在賊人腿腕上，「嘩楞」一抖，把賊人摔出一溜滾去。他起來撒腿往東邊花林中逃竄，沒想到「噌噌」出來兩個人，正是小香小翠，各自拉刀，蓋頂就劈。賊人已成驚弓之鳥，不敢戀戰，剛躲小翠的刀，小香的刀正紮在賊人的大腿上，褲子也破啦，血也下來啦，一跛一點撒腿往西跑。哪想到花叢中飛身形出來一個人，正是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。他一壓左手刀，飛身過來，「仙人解帶」攔腰就砍。

賊人都懵啦！玉耳刀到，他再也躲不開了。玉耳裡合一腿，踢在他的肩頭，「嘭」！應聲而倒。司馬良他們正趕到，用膝蓋一頂賊人腰眼，抹肩頭攏二臂，四馬攢蹄給捆上啦。

五小到了一起，九齡才說：「良哥，您追下賊來，我們也跳過了牆，賊人有規矩，哪裡進哪裡出，我們四個人藏好，這叫預備窩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龍。」司馬良心裡高興，還是把兄弟呀，同仇敵愾，和衷共濟。五個人正商量快去前廳報信，就在這個時候，有人咳嗽一聲：「什麼人，在此大膽喧嘩？」前邊走的鄭天雄，後邊跟的高元甫。兩員外因為盟兄洪炳南很快就到，再說洪

玉耳賢姪已經來了，正在內宅商議。好像聽見東院花園有動靜，老哥倆才來到花園。看見這幾個人在這兒，忙問：「你們怎麼跑內宅來啦？」

夏九齡答道：「二位前輩，真不巧，今天到您的貴府，正趕上鬧賊，被我哥哥司馬良捆上啦，您看看吧。」高老員外一聽，臉色一紅，早不來賊，晚不來賊，單單在今天來賊，叫我弟兄不好看。

這五個孩子都沒言語，往西出月亮門，順夾道穿過中廳到西跨院，一看王爺在台階上站著，二俠都在院中。原來鄭天雄走後，老爺仁並沒休息安歇，王爺脫了鞋，盤腿坐在炕上，雙俠坐在桌子兩旁，說了一會兒話，突然好像聽見有聲音，老哥倆站起來，王爺也忙著下炕提鞋。海川把雙鉞取出，一提氣，飛身上北房，登屋脊往四下觀望。耿耿銀河，明月在天，聽見東院有動手的聲音。海川下來，王爺可問海川：「有什麼動靜？」「東院有人動手。」

王爺心急：「咱們的孩子都在東院哪！」海川點頭。「要不叫海川去看看？」

侯老俠聽了搖頭道：「爺駕想一想，鄭、高二位也是武林人物，人家不找咱們，咱不能去，五個孩子在一起，也無妨礙。」王爺知道侯老俠想的周到，真的來賊厲害，自然會派人來請，不等請就去，好像看不起人，叫鄭、高二老多想。

不大會兒，五個孩子來到。夏九齡忙上前稟報：「回爺的話，他們家後邊有女眷，來了採花……」這個賊字還沒說出來，侯老俠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：「胡說，滿口亂道，你還算懂規矩麼？」嚇得九齡把賊字咽了回去。

王爺一聽，這老頭兒對孩子們太嚴厲，問：「老俠客，孩子說錯了嗎？」

侯老俠道：「王爺，鄭、高二老名門大戶，又是武林高手，家有女眷，怎能傳揚此事？若被外人知道，與本宅婦女名節有關哪。」王爺一聽，心中很佩服侯老俠的見解。

咱們這部書說得是康熙年間、封建時代的事，女子沒有地位，受舊禮教的束縛。他們說，女子無才便是德，又說生死是小，失節是大。像鄭天雄這樣的人家，要傳說出去，就不得了啦。姑娘的名節也受影響，將來找婆家都不好辦，還要防範姑娘自己心窄，尋了短見。

鄭、高兩位老弟兄來到前廳，一看管家帶著十來個人把賊人捆得結結實實，這才來到西院。海川一見二老到啦，問：「兩位員外，後院有賊人攪鬧家宅，甚感不安，我們好不放心哪。」鄭天雄、高元甫都抱拳一笑：「驚動爺駕，甚是慚愧，請王爺、俠客爺安心，已經沒有事啦。」又稟明王爺道：「賊人已經拿獲，請王爺不必掛念。」說著又問九齡：「夏少俠，你們誰拿住的賊人？」九齡現在一看鄭、高二老有感激之情，便道：「方才到您的花園兒，很失禮啦。像您這貴府高門，什麼樣的賊人吞了豹子膽敢來攪鬧！剛才，我們在花園，說拿住了賊人，二位員外是不會相信的。不過小子也沒有那麼大的本領拿賊，也不敢居功，您問我哥哥得啦。」說完，搭拉著小臉蛋，一聲不語。

老俠侯振遠心裡不樂，這孩子的話暗帶譏諷，鄭、高二老要心地狹窄，可就不合適啦。侯老俠暗含著看了鄭、高二位一下，罷了，不愧是老英雄，九齡的言語，人家臉上毫無反應。司馬良將前情敘說了一遍。鄭天雄聽完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弟兄甚為感激少俠客，由於園內居住小女，老夫誤認為少俠客無故前往，方才在花園出言無遜，是老夫之過也。幾位少俠多擔待。拿住賊人，保全名聲，老夫當有重謝。」侯振遠暗暗點頭，鄭天雄是個人物。

王爺聽完，問：「鄭老英雄，聽良兒一說，賊人十分可惡，現在哪裡？」「回王爺，由家人看守。」「好吧，把他押來。」高元甫親自把賊人押來，家人都在外面侍立。王爺一看這賊人很兇惡，青色絹帕纏頭，刀已經給摘走了，一身夜行衣。剛要問話，鎮東俠侯振遠一擺手，道：「高老員外，您叫人把他帶走，爺駕不用細問啦。」家人進來推搡著賊人踉踉蹌蹌地出去啦。大家都不明白，王爺忙問：「侯老俠，怎麼不問問？」老俠微然一笑：「爺駕，高、鄭二位員外，這個賊人老夫認識。」

侯鎮遠這麼大的俠客，怎麼能認識這種臭賊呢？其中有個原因，這個賊人叫柳玉，是山東巢父林外東北五里李海塢的人，有個外號叫撥草尋花客柳玉。他還有個弟弟，叫窗前一枝花柳未成。前文說過，海川、王爺下山東請老俠，四寇火焚巢父林，侯老俠殺的那兩個賊人，一個是吳得玉，一個就是柳未成。當年，柳玉也頭頂門生帖要拜侯老俠為師。老俠問了問他的來歷，後來暗地一調查，才知柳玉是個為人不齒的壞賊，便罵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敢到老夫家中來拜師？本應將你置於死地，我給你一條自新之路，如果惡習不改，犯在老夫手中，定殺不赦！」這小子抱頭鼠竄而去。因為柳未成、吳得玉在雲南八卦山後山當小頭目，每年探家一次，可今年沒來。不是沒來，到了東昌府與韓寶、吳志廣見面，去巢父林被侯老俠給殺了。柳玉怎能知情？

帶好兵刃夜行衣包，準備到雲南找他弟弟去。但從家中一動身，一路上做盡壞事，真是罄南山之竹，書罪無窮，決東海之波，流惡難盡。他來到桃園縣三義莊，天已傍黑。腹中饑餓，心想到鎮甸裡找個飯館吃點兒東西。這小子進的是北鎮口，走著走著路西有一條寬衢，遠遠地看見幾個姑娘，花枝招展的從西往東來，柳玉這種臭賊，發現了姑娘，他能讓過去嗎？立即迎著往西來啦。

這位小姐就是鄭玉蘭，帶著四個丫鬟去西院叔叔高元甫的家裡。高家有一個洗衣婆子，紮得一手好花，她跟這婆子學紮花去啦。本來嬸母要留她吃飯，可姑娘一定要回去，沒想到碰上這個壞小子。柳玉心裡這個美呀，心想：這是我的造化來啦，真是好花兒藏在深山裡，美女出在小鄉村！他先踩道。

折回來在前街望友樓吃完飯，然後到村口外找個大樹林，躺下睡啦。醒來時，已到二鼓左右。他換好夜行衣，插好鋼刀，從樹林出來，越想越美。施展夜行術來到三義莊鄭宅東牆，拔腰上牆，直奔花園。聽見樓上姑娘們說笑，他來到樓上捅窗紙，連看都沒看一眼，司馬良就下手啦。鎮東俠為什麼不讓王爺問話呢？因為柳玉是壞賊，如果一問他，說出不好聽的話來，於鄭、高二老臉上無光，這才把他帶出去。

老俠把柳玉的事情一說，然後把鄭天雄請過來，低言相告：「您找幾個人，把賊人的嘴堵住捆好，到村外山坡樹林裡深深的刨坑給他埋了就完結啦。」

凡是去的人每人給幾兩銀子，此後不再提起。這事兒不能送官府，因為一經審問，與姑娘名節有礙。」鄭天雄真佩服鎮東俠心細如發，想得周到。

一夜無話，次日清晨，鄭、高二員外來到跨院，痰嗽一聲。其實王爺雙俠早就起來了，梳洗已畢。王爺在屋裡道：「二位員外請進來說話。」鄭、高二老進屋，這時五小也來啦，分賓主落坐。下人獻茶，鄭老英雄手擎茶杯，二目發直，上下打量司馬良。司馬良很腼腆，看得他發毛。王爺喝著茶總覺得鄭奎神不守舍，現在一瞧這意思，心裡可就有了七、八分明白啦：一定是昨夜司馬良救了他的女兒，想以回報。司馬良是兩位俠客的高足，人品、性格、相貌、武藝樣樣都好，大概鄭天雄有意招司馬良為東牀快婿，恐怕因為和我們是初交，不好往外說。看他兩家是清白家門，門戶又好，應該給他們執斧伐柯做個冰上人，成全兩家的好事。王爺喝了一口茶。把杯子放下：「鄭老員外。」鄭天雄一聽王爺叫他，道：「啊，王爺您有什麼吩咐？」王爺把九齡叫過來：「陪著你哥哥司馬良先到院中去。」九齡跟司馬良出去啦。

王爺衝鄭天雄一笑：「哈哈，鄭老員外，你看司馬良這小孩怎麼樣啊？」

「好極啦。」「噢，這孩子跟隨伯父南俠客海內尋針崑崙道長司馬空練藝，後又拜在海川名下，本爵看你似有所思，不知何故？」鄭奎知道王爺看出來了，便說：「草民有女，品德不錯。不瞞王爺您哪，媒人絡繹不絕，草民都婉言相謝，皆因品貌不相當。」「老員外的眼光高，一般看不上，門不當戶不對。您看司馬良這孩子，少年英俊，鵬搏萬里，無可挑剔。本爵情願做媒，成全你兩家為秦晉。」鄭奎一看高林，老哥倆全都站起來抱拳拱手：「懇求王爺作成此事，我弟兄求之不得。」「二位員外請坐，此事包在本爵身上。」

王爺提高嗓門兒：「司馬良進來吧。」司馬良趕緊過來：「爺有什麼吩咐？」

「你今年十九吧？」「對，孩子十九歲。」「我聽你伯父司馬南俠提過，你還沒有定親吧？」司馬良臉一紅，說：「回爺的

話，從小隨伯父練藝，到杭州拜師，武藝還沒學成，正在求上進的時候，哪能想到這方面去？」王爺點頭道：「對，大丈夫患名不立，何患無妻，不過也該通權達變麼！鄭老員外有一女，這位小姐，月貌花容，女工針黹無所不精。可以說上炕一把剪子，下炕一把鑿子，煎炒烹炸，酸甜辛辣，操持家務全行。而且識文讀書，廣念聖賢經傳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良兒，這可是打著燈籠找不到的好內助。本爵為媒，你就當面應允，可不能說別的。」司馬良嚇得不敢答言，只看師父。海川心裡暗笑：人家姑娘的父親都沒介紹這麼清楚，你怎麼知道這麼詳細？真是媒婆媒婆，到處說合，不圖掙錢，就為吃喝！

雍親王爺一看司馬良吞吞吐吐，心裡很著急，問：「良兒，你到底樂意不樂意？快說。」司馬良這才跟王爺說道：「爺駕，這門親事，司馬良不敢答應啊，一來沒稟明伯父，二來沒徵得我師父的同意，小子怎能擅自定親答應？請王爺多原諒。」王爺把臉往下一沉，道：「胡說，我做媒人，我說行，難道你伯父、師父的主我就不能做了麼？你的師父在此，他敢駁我的面子嗎？」老俠侯振遠在旁邊看著，不由地暗笑，心中也想著是好事。便衝司馬良點頭道：「賢姪，鄭、高二老的青睞，王爺的大媒，臉面不小，快謝親吧。」

海川也點頭道：「這是好事啊。」司馬良知道師父同意啦，趕緊行禮：「既是爺給作主，當然按爺的吩咐去做。」王爺大笑：「哈哈，這便才是。」

王爺眼望鄭奎：「老員外，本爵辦事幹脆，先讓你們爺倆見面。九齡把椅子搬到正中放好。」九齡把太師椅放在當中，請鄭奎坐下，吩咐司馬良過來行禮。司馬良臉色紅紅的，跪在鄭奎面前：「泰山石敢當在上，小婿有禮。」當時大家聽了都一怔，等到明白過來，「嘩」的一下，哄堂大笑。

書中暗表：司馬良這句話是剛學的。九齡他們倆到了外面西房下，九齡問司馬良：「良哥，您說，王爺叫咱們倆出來幹什麼？」司馬良想了一下，說：「還是昨夜到花園的事吧？」「對！可我問您，為什麼叫咱倆出來？」

司馬良搖搖頭：「不知道。」「哥哥，您真是榆木頭，這還不明白，王爺要說話，可背著您，我想是要給您提親。」司馬良一聽嚇壞了：「你怎敢胡猜，這還了得！」「別發火，要不是就算了，可要是呢，您怎麼辦？」司馬良臉兒一紅：「這當著人多不好意思啊？」「我替您想想，勿臨渴而掘井，兄弟我是向著您的，如果真是的話您要沉住氣，必須要推辭。等到咱師父師爺點頭啦，您再答應，可記住啦？」司馬良點頭答應。他又問：「唉，我應該叫什麼？」夏九齡壞勁兒又冒上來啦，說：「磕頭的時候，叫泰山石敢當，要叫別的，老丈人笑話，將來嫂子過了門看不起您，千萬記住。」「兄弟，什麼叫泰山石？」「就是健康的意思。」果然，司馬良這麼叫了。

王爺一聽他說錯了，問：「叫岳父泰山，什麼石敢當啊？」小英雄才知上了九齡的當，趕緊改口：「岳父泰山在上，小婿參拜。」這可把老鄭奎樂的前仰後合，嘴閉不上。伸手相攬：「賢婿免禮。」

王爺又跟海川商量：「問問你徒弟有什麼訂禮沒有？」海川把司馬良拉過來一問：「你有什麼禮物？」司馬良搖頭：「孩兒什麼也沒有。」「那你拿出一隻亮銀鏢來吧。」司馬良無奈，也只好打開包袱，取出一隻銀鏢來，交給師父。海川捧著鏢來到雍親王爺面前稟道：「爺請看，良兒身無貴重之物，就用他的鏢做定禮吧。」王爺又派家人買來一塊紅綢子，包好了銀鏢，把一個銅茶盤兒擦亮，放在裡面，他親自交給鄭奎道：「老員外，這是姑爺和姑娘的訂親之物，銀鏢為定，終身不渝。」鄭奎接過來：「謝謝王爺的吉言。」王爺大笑：「哈哈，你府小姐，紅鸞高照，今日訂親，大喜大喜，這杯喜酒，我可得喝呀。」連侯老俠心裡都暗笑，這回可真吃上人家啦！真是機會巧了，王爺喜愛英雄，願意結交綠林人物。鄭奎也明白這個道理，他把訂禮放在一進客廳大門口靠左邊的一個紅木的茶几上，然後叫高元甫派人通知內宅，再命廚房準備上等酒席，依然用牛羊二肉。內宅也是一樣，傳遍兩件喜事：頭一件闊別多年的兄長很快就要來了，二件是小姐訂了親，真是闔家歡喜。只有海川著急，這一耽擱，今天又走不了啦。可又不能提出來告辭，因為徒弟訂親。

正在這時，家人往裡跑，高挑簾櫳：「稟二位員外爺，洪大爺到啦。」

就聽外面悲泣之聲：「二位賢弟，愚兄慚愧呀！」果然炳南公來了。鄭、高二老一看真是悲喜交加，兩個人出來就跪在兄長的面前，洪利也就跪下，三個人抱頭痛哭，老淚縱橫。洪炳南涕淚漣漣：「愚兄在與二位賢弟握別之後，托人給家中帶信，由於求進心切，才去廣東拜師學藝，哪知倒成了洪家的罪人，與二位賢弟失約，也成了負義之徒。回到家中才知妻兒皆亡，不想上蒼有眼，無意中得見玉耳，只是你嫂嫂恐已不在人世，使愚兄終天抱恨哪。」

鄭天雄擦著眼淚：「哥哥，但願吉人天相，終有見面之期，今日大喜之事，兄長還是免痛吧。」鄭奎把訂親之事，細說一遍，洪利自是破涕為笑，然後大家見禮。家人來往似穿梭，斟酒上菜，內宅兩位安人把小姐叫到後堂。有人到內宅報告：「高員外爺叫安人派人去把訂親之物取來。」可巧上房都是年輕的丫鬟，只有高老安人帶來的是婆子，這人很穩重端莊，不多說多道。

高氏安人可跟嫂嫂商量：「年輕的不便當，就讓那楊姐去取吧。」楊姐奉命來到前廳。按理說一個下人，低頭兒進來拿走，也就得啦，偏巧楊姐挑簾子進來，衝著高林說話：「安人叫小婦人來取訂親之物。」這一來，在座的都要看一眼這婆子，尤其是洪炳南聽話音耳熟，便猛一抬頭，不由得兩眼發直，渾身顫抖：「賢妻呀！」往後一仰，跌倒地上。

當年楊氏夫人在大水來到之時，順水漂出家門。她雖知活不了，也要掙扎，她在水裡一冒，伸手一抓，可巧抓到一根很粗的木檀。兩手死死抱住，爬在上邊就昏過去了。漂到了一個地方叫板閣，這地方有大堤壩，本村百姓，鳴鑼集眾。河堤上有很多小紅燈，人聲嘈雜，護堤防水，單有幾十位年輕小伙子撈人救護。是男的救上來送到青苗會，婦女救上來暫時送到板閣村尼姑庵。撈上死的停在村公所大院，把每個人年齡相貌特徵，穿裝打扮，詳細填好，任人辨認，無人認領者就地掩埋。水下去啦，男女災民都打發了；有親投親，有友靠友，無親故者，任其自謀出路。有年老老一並造冊報請濟養，這是板閣村一份善舉。最後問到楊氏安人，她想啊：丈夫出外不歸，兒子九死無一生，娘家父母皆亡，雖有兄嫂，一個窮姑奶奶要上娘家住一輩子，這可不成，指親不富，看嘴不飽，絕不能去！先者丈夫捎信來叫我帶孩子去三義莊，投奔盟弟鄭奎、高林去，親弟兄我都不去，怎能投素不相識的把兄弟呢？這也絕不可能！寄人籬下，仰人鼻息，不如自食其力！丈夫有命回來，雖然我沒保住兒子，對不起丈夫臨行囑托，可我還能跟他說清此事啊。所以當老尼姑問她的時候，她可撒謊了：「師父，我丈夫和我三歲的孩子同時遇難，只有我一人活命，想我一懦弱女人，縱然會炕上地下的活計，也無能養活自己。師父是出家之人，方便為本，慈悲為懷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。弟子願拜在佛門，削髮為尼。」楊安人說著話，痛夫思子，肝腸皆斷，熱淚直流。老師父口誦佛號：「彌陀佛，佛門廣大，眾生皆渡，但不渡無緣之人，我見你滿懷憂慮，必有難言之隱。看你將來有紅塵之福，豈與佛門有緣？不過你現在難中，真要削髮，將來丈夫不死回歸，悔之晚矣。不如你做我的一個帶發修行的女弟子，耐心等待來時吧。」楊氏安人磕了頭，在廟中幫助老尼姑掃天刮地，燒香念佛。

這座廟叫水月庵，老尼姑名叫慈善，德高望重。其實廟裡十分清苦，沒有多大香火，只靠慈善募化四方。一次，慈善來到高林的家中寫佈施，說起家常來，老尼姑說廟中有個中年婦人，因天災只剩一人，十分貧苦。高元甫一聽，便問：「師父，她能做活嗎？」「漿洗洗，大裁小鉸，手底下利索著哪。」「讓她到我這兒來吧，我也不會虧待她。」這樣洪氏安人改名來到高家。她幹活任勞任怨，上上下下都很合得來。高老安人根本不拿她當下人看待。後來玉蘭大啦，最喜歡她的刺繡，總來西院跟她學，媽媽長媽媽短的叫她。慢慢的，洪氏安人才知道，原來是在金蘭之好的弟弟家中幹活，有心提出來，「我丈夫到現在下落不明，真的日久天長，高家夫婦有待慢之處，到那時自己前不能進，後不退，倒沒有安身之處啦。如果不提，他們拿我當成僕人，反倒心安理得，我幹活吃飯。」可洪氏慢慢的知道這老弟修建房屋，為的就是我夫妻，心裡萬分感激。有時候高元甫夫婦提到兄嫂，思念之情，流於言表，洪氏安人也是憂心如焚，想痛哭一場。

經過十幾個春秋，洪氏安人五十歲的年紀，鬢髮皆白啦。這次玉耳來到，儘管高元甫總在東院，可消息傳來，說大爺的公子來

啦，她有心去看看又不敢。今天小姐訂親，高安人知道洪氏安人與玉蘭姑娘好，才叫她到東院來。

剛到東院，又聽說大爺來啦，所以到前廳取訂禮時，她壯著膽子故意和高員外說話，以便觀察丈夫是否在此。現在一見丈夫洪利，這十八年的生離死別使洪氏安人一陣哽咽，落淚如雨，覺著天旋地轉，身形亂晃。玉耳一下躡過來，嘍的一把扶住。母子天性啊！玉耳嘩啦一下熱淚直流：「媽媽！」洪氏悠悠氣轉，一來思念丈夫想兒子，二來在盟弟府上當了十幾年的女僕，又有些羞愧難忍。洪氏安人手捧玉耳的臉：「你、你、你是我洪家後代，十五年被水把母子衝散的嬌兒嗎？」「正是不孝的孩兒玉耳。」「兒呀，只道母子今生今世不能相逢，要想見面除非是鼓打三更，夢中相會，難道是做夢不成嗎？」「媽，兒子確在母親懷中，不是做夢。」「你父親哪？」洪利不顧一切，撲了過來。那個年頭太封建，不能擁抱，更不能接吻。不管心裡如何，外表總要矜持。洪利扶婦人：「唉，千錯萬錯都是洪利一人之錯，總算老天有眼，你我一家難後重逢。」鄭奎、高林一見如此，忙到洪氏的面前跪下道：「小弟等不知是嫂嫂，十幾年來以奴婢下人對待，上天不容，在嫂嫂面前請死。」說著，以頭碰地。洪利忙伸手拉起道：「不知者不怪罪。若沒有二位賢弟，你嫂嫂早就死於溝壑，怎能有今日團聚？」鄭奎起來，跟洪炳南商量：「這裡有王爺大駕，不如請兄嫂姪男先到內宅吧。」炳南公點頭答應。來到內宅，請兄嫂坐好，四老夫妻磕頭，玉蘭、玉耳也互相見過。各敘前情，哭一陣，分散十八年，實非容易；喜一陣，夫妻父子，劫後重逢，樂享天倫。

酒宴備好，爺幾個來至前廳，洗盞更酌，賓主盡歡。

飯吃完了，大家落坐。王爺很高興：「炳南公父子相逢，夫妻團聚，真是本朝盛事，人間罕見，祖上的陰功，父母的德高，真是喜報三元，可喜可賀。」炳南也抱拳：「此乃借康熙老佛爺的洪福齊天，草民同沾雨露之恩。」

這時，海川提出要告辭，可老弟兄一再挽留，五小弟兄也確實難捨難離。王爺又都愛他們，想了半天說道：「這樣吧，既然五個孩子不願離開，就叫他們在一起多住兩天，我和海川今天就走，侯老俠帶他們先別走，過幾天讓他們爺幾個再追我們，你們看怎樣？」鄭、高、洪三老答應，這才準備好一切。

鄭奎拿出黃金五十兩，王爺也不客氣，叫海川放在包袱裡。大家送到村口，灑淚分別。

童海川跟王爺由於心急，頭一天就貪晚啦，第二天又走得很急。暑熱天氣，生長在北方的人們，乍到南省是不習慣的，何況王爺養尊處優呢。第三天一起來，王爺就覺著渾身困倦，四肢無力，便說：「海川哪，這兩天咱爺倆走得太急啦，天氣悶熱，白天受暑，夜晚受寒，我可能要病。」「咱們找個好些的大店住下，請個郎中先生看看吧。」王爺點頭。但事情不盡人意，爺倆一直走到天黑，也沒找到一處像樣的店。只好在一座荒村小店住下。這裡連單間都沒有，要用什麼沒什麼，可有一樣，這個店便宜，兩個人兩吊錢打尖，兩吊錢起火。王爺無法，隨著海川進了店。一進店屋的門，兩邊是大炕，一邊都能睡二十來人。大炕鋪著蓮花竹蓆，炕上放的都是半頭磚，就是枕頭，這些磚被人們汗水漚的很光亮。住這兒的都是做苦工的，販夫走卒、推車挑擔的勞苦人。天氣這麼熱，除了汗氣味兒，就是臭腳丫兒泥味兒，實在難聞，王爺一進來就要吐。海川告訴伙計：「我們這個伙伴受夜寒啦，你給買二兩紅糖，一塊鮮姜來。」給了伙計一吊錢。海川請王爺靠著牆，這是最好的地方。又買了兩牀大被，鋪好了請王爺躺下。小包袱放好，海川找來個鐵臉盆，放些熱水，用自己的湯布手巾給王爺擦擦臉。海川是想請個郎中先生，無奈離大鎮起碼有五十里，就算開了藥方，也無法抓藥，乾脆就用姜糖水。海川說：「您趁熱兒把它喝下去，病就好啦。您是感冒，一發汗就好。」王爺一看這個碗稠糊糊的發黑，就煩了。王爺心說：不喝吧，辜負海川的心，喝吧，實在喝不下去！萬般無奈，王爺一連喝了十幾口。也搭著天熱，汗嘩的一下就流出來：「海川，太難喝了，我實在嚥不下去呀。」說完躺下。半夜，王爺的汗可出透了，頓感輕鬆了許多。海川坐了一夜，天都亮了，叫伙計打來漱口水、洗臉水。王爺、海川擦了臉，海川問王爺：「您身體怎樣？」王爺明白自己並沒好，又怕海川為難，便說：「得啦走吧，這點小病不算什麼。」海川放心啦，這才上路。

海川的意思，要有通衢大鎮，請王爺再緩一下。爺倆說說笑笑的也不顯寂寞，走了一天也沒遇見大點兒的村鎮。爺倆走的是東北西南的大路，太陽也快落山了，地上餘熱未盡。往西北方向看，大塊兒的黑雲，遮暗了大地。

這時候「喇拉拉」一道電閃，「嘎啦啦」一個沉雷，狂風一捲，大雨點兒叭噠叭噠地下起來。王爺不由得機伶伶打了冷顫：「海川，這可要壞，我還沒好利索，要一挨淋，病一反覆，我可要病倒，你扶著我快點走吧。」海川左手拿包袱給王爺遮擋一下，右手扶王爺順著大道走下來。

沒走多遠，大路的北邊看見一座小廟，這廟只有一層殿，正殿的東西山牆上有兩個窗戶似的氣眼，正殿裡只有個獨坐的神仙，缺胳膊少腿沒眼睛，破爛不堪。東西兩邊都釘著木板隔扇，一邊一個門，掛著青布的門簾兒，供桌上放著茶壺茶碗。周圍是鷹不落的紅廟牆，當中有山門洞，沒有門啦。門外有根旗竿，上邊掛著帶字的旗子，上寫義勇團練所。王爺一看天氣，風大雨點兒小，便跟海川商量：「你看，天一會兒可要黑，如果今晚借住團練所，那可就太慘了。再說也太不方便，不如往前趕一站，找個客店住一夜倒好。」

海川也覺著這地方王爺要住下是不行，便又繼續趕路。天公不做美，現在風停了，雨又刷刷刷下起來。二人小跑著出來有四五里路，海川擔心王爺的身體：「您覺著怎麼樣？」王爺氣喘吁吁：「雨雖然不大，淋到身上覺著很涼啊。」「爺還能走嗎？」「剛才倒顯得不太累，這一氣小跑兒，感到腿直發軟，我想找個村鎮住店休息一下。」海川搖頭道：「這個地方上不靠村，下不靠店兒，怎麼辦呢？」王爺觀看半天：「海川，你看前邊有片大樹林子，也能避一避雨呀。」海川一看，這是很大的一片樹林子，各種桑榆槐鬆應有盡有，煙籠霧繞，尤其是越黑天，越怕人。海川直搖頭：「您的病還沒好呢，怎麼能進樹林兒休息？」「怎麼著也比雨地淋著好哇！樹林裡有不沾雨的地方，歇會兒不錯，走吧。」爺倆進了大樹林兒。

這兒是墳地，北邊有個月牙形的土墳山子，上邊也長了不少的樹。這座墳真大，足有一房多高，墳前頭有個石供桌，擺著一個石香爐。兩邊還有幾個墳頭，明堂很寬闊，地上綠草如茵，往南出樹林，是一條西南東北方向的大道。墳塋地上也都淋濕啦，無法坐下。王爺一想，墳後邊可能好一些，到墳後一看，由於西北風被這大墳山子這麼一擋，又有好多的大樹，果然好得多。王爺剛要坐下，海川一拉：「您先等一等。」把身上的包袱先解下來，又把鉞包兒打開，雙鉞取出，把包袱皮鋪好，又把衣包放上，請王爺坐在衣包上。海川蹲在旁邊，拿起子母雞爪鴛鴦鉞一看，原來這些日子，始終也沒用它，又兼暑熱，這純鋼打制的兵刃有點反鏽。雙鉞乃恩師所賜，見雙鉞如對良友，好像恩師站在身旁，豈能讓它長鏽發暗？海川把腰裡的湯布擦的一下撕下一條來，先把雙鉞在濕土上往返一磨，然後用湯布條蘸濕沙土用力擦抹。不大工夫，喝，這對子母雞爪鴛鴦鉞擦的鏗明瓦亮，寒光耀眼。

這工夫也不小啦，風吹烏雲散，雨過天晴，一輪皎月高掛天空，透過疏落的林間，照的眼前一亮。海川見雙鉞上連個土星都沒有啦，站起身來，懷抱雙鉞。王爺一看海川，真是一條頂天立地的好漢，心裡很高興。「海川，練趟鉞，本爵看看。」海川一想，王爺叫練，那就練一趟，叫王爺看看好長精神。他雙手分鉞，大鵬展翅，往下矮身，龍驤虎視。剛要變式，就聽見墳前腳步響，「噹噹噹」跑進兩個人來。

